

非常经典

穿梭科幻与现实的神奇与奥秘，在没有阻隔时空距离的亲临中，深切感受大师们神来之笔的宏伟气魄。

喀尔巴阡古堡 世界主宰者



[法国] 儒勒·凡尔纳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喀尔巴阡古堡
世界主宰者

(法国)儒勒·凡尔纳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喀尔巴阡古堡

世界主宰者

(法国)儒勒·凡尔纳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簡介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生于法国西部海港南特,父亲是位颇为成功的律师,一心希望子承父业。但是凡尔纳自幼热爱海洋,向往远航探险。

18岁时,凡尔纳遵父嘱,去巴黎攻读法律,可是他对法律毫无兴趣,却爱上了文学和戏剧。在巴黎,他创作了20个剧本(未出版)和一些充满浪漫激情的诗歌。

后来,凡尔纳与大仲马合作创作了剧本《折断的麦秆》并得以上演,这标志着凡尔纳在文学界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气球上的五星期》出版之后,凡尔纳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多方面的探索时期,他尝试多种写法,朝多种方向进行探索,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出版两本,总标题为《奇异的旅行》,包括《地心游记》(1864年)、《从地球到月球》(1865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1867—1868年)、《海底两万里》(1870年)、《环游地球80天》(1873年)、《神秘岛》(1875

年)、《太阳系历险记》(1877年)等优秀作品。

凡尔纳的故事生动幽默,妙语横生,又能激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热爱科学、向往探险的热情,所以100多年来,一直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欢迎。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表明,凡尔纳是世界上被翻译的作品最多的十大名家之一。

凡尔纳最令人惊叹的是,他是一个对未来事物有伟大设想的人。他在无线电发明之前就已经想到了电视,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有声传真”。他在莱特兄弟造出飞机半个世纪之前已经设想了直升飞机。几乎所有20世纪的奇迹都被这位科幻大师预见到了,如潜水艇、飞机、霓虹灯、导弹、坦克等等。

受到启发的人都乐于称道他是“科学幻想之父”。海军少将伯德在飞越北极后回来说,凡尔纳是他的领路人;潜水艇发明者西蒙·莱克在自传里的第一句话是:“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气球及深海探险家皮卡德、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克尼和其他一些人,都一致认为凡尔纳是启发他们发明的人。法国著名的利奥台元帅有一次在巴黎对下议院讲话时说:“现代科学只不过是凡尔纳的预言付诸实践的过程而已。”

儒勒·凡尔纳的优秀作品至今仍然是我国青少年读者的优秀精神食粮。

目 录

喀尔巴阡古堡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5
第四章	33
第五章	46
第六章	58
第七章	68
第八章	80
第九章	94
第十章.....	105
第十一章.....	117
第十二章.....	126
第十三章.....	132
第十四章.....	140
第十五章.....	146

第十六章·····	153
第十七章·····	161
第十八章·····	163

世界主宰者

第一章 山野奇事·····	167
第二章 我的莫干顿之行·····	175
第三章 爱里巨峰·····	184
第四章 汽车俱乐部的一次盛会·····	196
第五章 沿新英格兰海域发生的奇事·····	205
第六章 第一封信·····	214
第七章 第三个怪物·····	220
第八章 不惜任何代价·····	228
第九章 第二封信·····	237
第十章 逍遥于法律之外·····	238
第十一章 袭击“恐怖号”前奏·····	245
第十二章 黑石潭·····	254
第十三章 “恐怖号”船上·····	263
第十四章 尼亚加拉·····	272
第十五章 鹰之巢·····	283
第十六章 征服者罗布尔·····	291
第十七章 以法律的名义·····	297
第十八章 尾声·····	308



喀尔巴阡古堡

喀尔巴阡古堡

第一章

这个故事富于浪漫的传奇色彩，但绝非无聊的杜撰。但是否因它描述的并非真情实物，就可能得出结论，说这个故事不是真的呢？如果那样想就大错而特错了。我们生活的时代什么都可能发生，甚至有理由认为一切都已发生在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故事在今天看来太过玄妙，但明天它必成为真实。科学的发展保证了现在和未来的繁荣昌盛，没人会简单地把本故事与一般的传说等同起来。况且处在这个重实际、讲实效的 19 世纪末，神怪传说早已不吃香了。布列塔尼不再是凶恶的矮妖横行的土地，苏格兰也不盛传善良的小精灵和地精，挪威也无谓阿则、厄尔弗、西贝弗、瓦尔甚男诸神的故土，甚至特兰西瓦尼亚的神秘幽深的喀尔巴阡山脉中也不再是鬼影憧憧了。但还得注意的是，特兰



西瓦尼亚地区的人还是对远古时代的各种迷信传说深信不疑。

对这些欧洲的边远省份，德瑞朗多先生曾在其著作中提到过，埃利塞、雷克占斯也曾亲身游历过。可二人对本小说赖以依存的奇闻轶事只字未提。他们了解吗？或许了解吧，不过，他们是不会相信真有其事的。这真是太遗憾了。因为两人都能妙笔生花，一个记载事件像编年史家一样的精确，一个写的游记总是充满了诗情画意。

既然他们二人都没讲叙过这段故事，我就勉为其难代笔吧！

那年的五月二十九日，在累底埃扎脱山脚下，在绿草如茵的高原边，一位牧羊人正放牧着他的羊群。山下肥沃的峡谷里，生长着枝干修挺的繁茂树木，农作物长势喜人。高原空旷无际，没什么遮挡。冬季，凛冽的西北风像刮须刀似地扫过地面。据说，这里的人即使蓄须，也只是一簇很短小的胡子茬。

这位牧羊人既没有穿着阿尔卡迪人的装束，举止中又缺乏田园诗般的翩翩风采。他既非达莱妮、阿曼达、蒂蒂尔、丽希达，又非梅利贝。从他穿着木履的脚下流过的不是利尼翁河，而是瓦拉西亚的希尔河，河水清澈见底，风景甜美如画，即便写进《阿斯特集》的令人荡气回肠的情节中，也丝毫不见逊色。

这个粗俗的牧人，人称魏尔斯特村的弗里克。他的人和他的牲口一样邋里邋遢。他住在村口的破房子里，既肮脏，又潮湿。猪羊拥挤在一块，臭气熏天。的确，只有“其臭无比”这个从古语中借用来的词，才能恰如其分地形容这一

带乡间的牲口圈。

羊群驯服地吃着草。弗里克躺在小丘的绿草丛中，一只眼闭着，只用一只眼注视着羊群，嘴里还叼着只大烟斗，有时一只母羊走远了，他就吹口哨或牛角猎号向牧羊狗示意，号角声回荡在山峦间，绵延不绝。

午后四时了，太阳西斜，照亮了东边几座山峰，而山脚下却依旧云遮雾绕。西南方，一束夕阳斜射进两座山梁间，好似从虚掩的门缝里透过来的一条明晃晃的光带。

这条山系属于特兰西瓦尼亚最荒凉的部分，它位于克罗斯瓦尔县的腹地。

特兰西瓦尼亚是奥地利帝国的一个奇特的地区，匈牙利语称之为“埃尔德利”，意即“森林之国”。它北靠匈牙利，南抵瓦拉西亚，西达摩尔达维亚，占地六万平方公里，即六百万公顷，相当于法国本土的九分之一，有点像瑞士，但比瑞士大一半，人口却不如瑞士密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拥有适宜耕作的高原和肥美的草原，山谷曲折幽深，山峦高耸入云。喀尔巴阡山脉支脉纵横交错，河流也很多，都注入蒂萨河和美丽的多瑙河。南部几千米处的“铁门”镇住了匈牙利和奥托曼帝国交界处的巴尔干山口。

这就是基督教时代的第一个世纪被特拉扬征服的达契亚国旧址。在让·扎波利王朝的统治下，它一直享有独立的主权，直至利奥波德一世把它并入奥地利的版图。但是，不管此地的政体如何变化，它始终是各种人种杂居之所：瓦拉西亚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以及祖籍摩尔达瓦的茨冈人。这些人并没有实现民族大融合，只有撒克逊人随着时代的变迁、环境的转换而最终被“匈牙利化”了，这对特兰



西瓦尼亚实现统一未尝不是件好事。

这个牧羊人弗里克属于哪一种族呢？是古老的达契亚人退化了的后裔吗？实在难测。他一头乱发，脸膛胖乎乎的，胡子拉煞，两道浓眉像两把淡红色的马尾刷，眼珠是介于蓝与绿之间的蓝绿色，湿湿的眼窝外有一圈老年人的皱纹。他有六十五岁，至少看上去理应如此。他高个、干瘦，穿着件暗黄色的外套，腰板挺直，胸膛的毛比外套上的还浓密。头戴一顶破草帽，真不如说是缠了一堆乱草。他靠在乌鸦喙形的牧羊棍上，似尊岩石，静立不动。眼前这幅肖像也能吸引住画家的目光，把他的侧影勾勒在画布上。

阳光从西边的山口射过来，弗里克转过身去，他手搭凉棚——宛如他平常把手作成喇叭筒放在嘴上喊话那样——仔细地凝望着。

千米之外的一隅蓝天下，呈现出一座城堡的轮廓，只是因为相隔太远而没显得那么高大。这座古堡屹立在奥尔加勒高地离浮尔康山口不远的一座圆形山丘上。在耀目的强光照射下，它的轮廓清晰可见，立体感强烈。但是，要想分辨清楚这座远方建筑物上的细小饰物，牧羊人得有多好的视力啊！

突然，牧羊人摇着头喊起来：

“古堡！……古堡！……别看你现在大摇大摆地蹲在山岗上！你的山毛榉只剩下三个枝杈了。你也只有三年活头了！”

这株山毛榉生长在古堡的一个堡垒顶上，黑色的剪影落在遥远的天幕上。这么远，也只有弗里克能看见。如何理解牧羊人刚才那番话呢？鉴于这跟古堡的一段传闻有



关,笔者将选择适当时机加以说明。

“是的!”他反复地唠叨着,“只剩三根杈了……昨天还是四根,昨晚又掉了一个……就剩下截树干……我数了数,只有三个树杈了……古堡,只有三个年头了……只有三个年头了!”

当人们把牧羊人理想化时,常常容易把他想像成一个沉思冥想的人物:他与日月星辰交谈;领悟上苍的旨意。但其实他不过是个愚昧无知的笨汉。但是公众迷信的心理赋予他超自然的本领。他精通巫术,可以随心所欲地为人们祈福或者把灾祸降于人畜身上——这对他都同样的轻而易举。他出售无害的粉剂,人们向他购买春药和药方。有朝一日,他是不是会把施过咒语的石子扔进田地,令庄稼颗粒无收;用左眼斜睨一下母羊,令它们断子绝孙了呢?这种迷信思想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存在,即使在较为文明开化的村落,人们路遇一名牧羊人,也得向他致意,称他为“巴斯特”,因为他对此是很介意的。看见牧羊人向他脱帽致敬,据说可以消灾避祸。尤其在特兰西瓦尼亚,比起别处来,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弗里克被当作巫师,人们说他有呼神唤鬼的能耐。有人说吸血鬼对他都俯首贴耳,又有人说多次看见他在闰月月黑风高的夜晚,骑在磨房的闸门上,或与狼群窃窃私语,或对星辰沉思遐想。

弗里克任人评论,不加理睬,因为这对他有利。他可以既卖春药又售解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本人和被愚弄的人一样迷信,尽管他并不相信自己那套糊弄人的鬼把戏,但对流行于当地的传说却深信不疑。



所以，他根据山毛榉上只剩下三个枝杈预测古堡即将坍塌的命运，并迫不及待地想在魏尔斯特村大肆宣扬，人们也就不必感到意外了。

弗里克使劲吹起白木长角号，聚拢羊群，踏上回乡的小路。牧羊狗赶着群羊紧随其后——这是两条半鬃毛的杂种狗，性子暴躁而凶狠。它们看上去不是在看护羊群，而是似乎想贪婪地吞噬几只下去。这群羊大约有母羊和公羊一百来只，其中有十二只当年的奶羔，还有长了四至六颗乳牙的小羊羔。

羊群的主人是魏尔斯特村的法官兼村长科尔兹。他付给村里一大笔放牧税。他很赏识他的牧羊人弗里克，因为他知道，弗里克是剪羊毛的能手，同时又能治疗羊群诸多疑难怪症。

一群羊跌跌撞撞地前进，头羊在队首，旁边是母羊。一路上“咩咩”的叫声，混杂着颈铃的“丁当”声，不绝于耳。

走出牧场，弗里克捡了条很宽的小道，大路两旁是广阔的田野。这边种的是高秆小麦，麦穗修长，麦浪翻滚；路那边则种着本地玉米，“库乌鲁兹”。道路尽头是一片松树、枫树林，林中空气清爽，高木蔽日，一片昏暗。再下去就是滚滚流淌的希尔河，河面波光粼粼，河底砾石清冽可见，水面上漂浮着从上游锯木厂冲来的碎木片。

猎狗和羊群在河右岸停下来，撩开乱蓬蓬的芦苇，把嘴伸进齐岸的水里，贪婪地饮水。

魏尔斯特村位于三枪射程外的地方，再远处是一片浓密的柳树林。林子里生长的都是高大的树木，而不是仅几尺高的小树林。这片柳树林一直延伸至浮尔康山口的斜坡

处。与山口同名的浮尔康村在普莱扎山南山坡上一块突出地方上。

这时候，路上空寂无人。一般夜幕降临时农民才返家，所以，弗里克一路上没遇到什么人和他打招呼。羊群饮完水，弗里克领着它们正要拐进曲折的山坳时，看见希尔河下游五十步开外的拐弯处出现一个人。

“嗨！朋友！”那人朝牧羊人打招呼。

这是个奔走于乡间集市的货郎。这种人城里、小镇上都可以碰见，甚至偏僻的山村也少不了他们的踪迹。要让人听懂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他们能讲各国语言。这位货郎是意大利人、萨克逊人，亦或瓦拉西亚人？没人知道。他其实是犹太人，波兰籍犹太人，瘦高个儿和鹰钩鼻，蓄着一撮山羊胡须，前额高高凸出，两眼炯炯有神。

这个小贩卖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表及形形色色的小钟表。东西太多了，没办法全部塞进扛在肩上的用结实的带子系住的鼓鼓囊囊的大包里，有的只好挂在脖子上，系在腰带上。真是一个货摊，一个流动的杂货铺。

或许出于对牧羊人的尊敬，或许出于戒备，他举手向弗里克致意，随后操着一口拉丁语和斯拉夫语混成的罗马尼亚语，带着外国腔说道：

“一切都顺心如意吧，朋友？”

“还行……这得看天气。”弗里克回答道。

“那您今天一定不错了，因为天气很好。”

“如果明天下雨，我就触霉头了。”

“明天会下雨？”小贩叫起来，“你们这地方没云也能下雨？”



“今晚就会起云的……从那边……从山那边过来。”

“您怎么知道？”

“看羊身上的毛嘛，它又干又硬，就像鞣制过的皮革。”

“赶路的人可就倒霉了……”

“对留在家里的人未尝不好。”

“得有个家才行呀，巴斯特。”

“你有孩子吗？”弗里克问。

“没有。”

“你结婚了吗？”

“没有。”

弗里克这样问，完全出于当地的习惯。两人初次见面，无非就聊这些话题。

他又问：

“你从哪里来，货郎哥？”

“爱尔芝斯塔德。”

爱尔芝斯塔德是特兰西瓦尼亚的重镇。出了小镇，可以看见流向匈牙利境内的希尔河河谷，顺流而下可抵达佩特香尼镇。

“你去哪儿？”

“去克罗斯瓦尔。”

只需顺马罗斯河溯流而上，就可到克罗斯瓦尔，再沿比哈尔山头的几道山坡，经卡尔茨堡，就到了县政府驻地。这段路最多有 20 来公里。

说真的，这些卖温度表、气压计和旧钟表的商人总让人觉得古里古怪的，使人想起霍夫曼小说中的某个人物，这离不开他们的职业。他们出售报时的钟表，预报天气的温度